

他

外儒内法

有辅国之栋材

无贤德之持守

推动政改

求眼前利益不择手段

舍千秋功业沉湎权术

生 荣为帝师

死 人亡政息

拨开历史云雾

还原张居正其人

以为从政之鉴

帝国暮色

张居正与万历新政

陈生玺 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

主编：李耐儒

帝国暮色

张居正与万历新政

陈生玺 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

Zhejiang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帝国暮色:张居正与万历新政/陈生玺著.--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9

ISBN 978-7-80715-953-7

I. ①帝… II. ①陈… III. ①政治思想史—研究—
中国—明代 IV. ①D092.4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28391号

帝国暮色

张居正与万历新政

陈生玺 著

出版发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电话:0571-85068292)

网 址 www.zjgji.com

责任编辑 徐晓玲

责任校对 余 宏

封面设计 陈 倩

责任印务 贾 敏

照 排 杭州立飞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丰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1.25

字 数 225千字

版 次 2012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15-953-7

定 价 2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靜而一虛



出版说明

书院产生于唐代，发展于宋代，最初是指官方收藏和校勘书籍的场所，后经由士人大儒的文化自觉，成为官学体系之外的研习讲学机构。自唐初至清末，历经一千三百多年，书院承继孔门遗风，以修己安人、成德济世为宗旨，不仅孕育了一代又一代贤人志士，也形成了一整套教学与管理的优良传统。宋以后的大儒，从范仲淹、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到王夫之、姚鼐、戴震、钱大昕、康有为等，无一不与书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晚清以降，随着近代学堂兴起，书院逐渐衰落而最终被废，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教育出现断层。近百年间，几代国人失去了传统文化与精神的滋养。

梁启超先生曾言：“吾不患外国学术思想之不输入，吾惟患本国学术之不发明。”然而，本国学术思想之发明非一代人可以成就，须“由其民族自身递传数世、数十世、数百世血液所浇灌，精肉所培植，而始得开此民族文化之花，结此民族文化之果”。

秋霞圃书院肇创正是希冀通过对传统文化之研究与教学，继承和阐扬中国优秀文化遗产，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一己之力。书院由沪上著名学者沈渭滨、葛剑雄、傅杰、朱学勤、李天纲、汪涌豪等教授联合发起，并联合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及香港、台湾和海外数十位著名教授、学者共同创建，是民间学术研究团体和教育教学机构。几年来，书院浸淫于文学、历史、哲学与艺文等领域，延请名师驻院讲学，畅谈文学想象，纵论历史分合，仰望哲学星空，顿悟艺文美感，海阔天空，其乐融融。

当然，文化的薪火相传仅靠一己之力尚难以点亮国人心灵，希冀更多高士大德汇聚，摒弃地域之见、门第之分、院校之别，超越功利，集聚起来，和合共生，让经典重光。

若有重建人文精神之意愿，则书院传统必为珍视之资源。汲取传统文化精华，以现代表达方式使其重现，发挥“匡冀”学校之不逮功能，正是今日振兴文化、重建民众心灵家园不可忽略的课题。

“秋霞圃人文典藏”由登临秋霞圃书院的学者讲授经典之记录或于他处讲演之文字稿汇编而成，陆续结集付梓，“纫秋兰以为佩”，经由诸多学人精心培育，必会给读者带来怡人馨香。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个中差错敬请批评指正。

心如风，尚待吹起，对望深沉，百年如一，书院与中华传统文化之醇情亦如是！

李耐儒

壬辰年八月于秋霞圃

帝国暮色

张居正与万历新政



引论



隆庆皇帝

嘉靖皇帝朱厚熜是明朝第十二代君主，迷信道教，幻想长生不老，整天和方术道士在一起斋醮祭祀，炼求不死之药，把国事搞得一塌糊涂，大臣们只要能撰写青词（道教斋醮祭祀天神的表章，用朱笔写在青藤纸上），就会得到信任。在嘉靖皇帝的观念中，最大的事情是求道成仙，世间凡事的好与坏都无所谓。最可笑的是他贵为天子，却讳言立太子，因为立太子就意味着他有朝一日会死去，由太子继位。他先是在嘉靖十八年（1539）立

次子载壑（长子早死）为太子，嘉靖二十八年（1549）载壑突然死去。按理依序裕王载堉当为太子，但嘉靖皇帝没有这样做，他迷信道士所谓“二龙不能相见”之说（嘉靖皇帝是龙，太子是未来的皇帝，也是龙，两龙相见，必有一伤），所以载堉虽为亲王，却长期不能与父亲相见，不受重视，甚至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载堉生了儿子，也不敢上报父皇取名，直到嘉靖死后，载堉继位，隆庆元年（1567）儿子四岁时



才为其取名朱翊钧（即后来的万历皇帝）。嘉靖四十四年（1565）四子景王载圳去世，年二十九，这样载堉便成为嘉靖唯一的儿子，理所当然的继承者。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朱厚熜也像常人一样死去，未能成仙，由裕王载堉继位，次年改元隆庆，是为穆宗（死后庙号）。从朱载堉的经历来看，他一直得不到父皇的信任，加之母亲杜氏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早逝，所以长时期处在孤独苦寂的生活当中，大部分时间在王府中接受讲官高拱等人的教育，算是一个较守规矩的亲王。在他继位之初，朝臣们对他抱有很大期望，希望他能革除其父昔日的各种弊政，振兴朝纲，有一番作为，但是很快人们就失望了。大概由于他在王府中心情长期受到压抑，一旦做了皇帝，一切束缚都没有了，可以为所欲为了，所以他很快便堕入声色之中，好色贪财，生活奢华，滥行赏赐。又加上一些太监为了讨他的欢心，进献一些御女的房中术和春药，即所谓的“诲淫之器”和“邪燥之药”^①。一个本当年年轻有为的皇帝，却整日游荡在宫眷春色之中，不关心政事，每日早朝也只是例行公事，群臣朝见时往往一言不发就宣布退朝。政事多委托内阁处理，也正因为这样，穆宗在位期间，内阁发挥了较好的作用。明制内阁协助皇帝阅览章奏，并提出初步处理意见，称为票拟，送皇帝审阅后裁定批示下发，即为诏旨。先是徐阶为首辅时，利用嘉靖皇帝去世的机会，草拟了一份遗诏，革除了嘉靖时期诸多弊政，驱逐处分了蛊惑嘉靖皇帝的方术道士。随后高拱任首辅，和张居正一起于隆庆四年（1570）处理了蒙古的俺答封贡，使长达百年的北方蒙古边患得到了缓解，这是隆庆在位时期的一项重大历史事件。

高拱原是朱载堉在裕王府时的讲官，授业九年，两人师生之谊甚笃。嘉靖四十五年（1566）三月，高拱以礼部尚书身份入阁，与首辅

^① 岳金西、岳天雷编：《高拱全集·病榻遗言》卷3，矛盾原由下。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下同。





徐阶共事，不久嘉靖去世，裕王载堉即位，徐阶与高拱不和，高拱被迫去职。高拱去职之后，穆宗对他仍念念不忘，隆庆二年（1568）七月，徐阶被迫致仕后，李春芳为首辅，隆庆三年（1569）十二月，穆宗便召高拱复职，并兼任吏部尚书。明代吏部为六部之首，主管官吏任用升迁，事权极大，高拱一身而兼二任，足见穆宗对他的信任和依赖。不久，李春芳致仕，高拱遂为首辅，张居正为次辅。隆庆六年（1572）春，穆宗身体已一日不如一日，面色青癯，形体消瘦，他已经意识到前途不佳，正月六日即加高拱柱国进中极殿大学士，兼官如故，加张居正少师兼太子太师，各荫一子锦衣卫正千户世袭^①。十三日便以加勋高拱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进中极殿大学士赐以诰命，表彰他“精忠贯日，贞介绝尘，讷谋为百辟之师，风采系万民之望”^②。所以穆宗在病重之时便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他的老师高拱身上，他万一不测，让高拱辅佐他幼小的儿子。隆庆六年二月发病时，他紧紧握着高拱的手说：“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争奈东宫小哩！”“连语数次，一语一顿足，一握拱手。”^③五月二十五日穆宗病危时，急召内阁首辅高拱和次辅张居正、高仪至乾清宫，当着哭泣的陈皇后、李贵妃和太子朱翊钧的面亲授顾命，要他们三人好好辅佐太子。这时穆宗沉昏不醒，“口虽不能言，而熟视诸臣，颌之，属托甚至”^④，第二天他就逝世了。由此可见穆宗的临终嘱托，为主者乃是高拱，张居正和高仪乃其次，但之后事情的发展却大出人们的意料。

安葬了穆宗，六月十日朱翊钧继位，次年改元万历，高拱打算和

① 《明穆宗实录》卷65，隆庆六年正月乙亥。影印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平图书馆红格本《明实录》，下同。

② 岳金西、岳天雷编：《高拱全集》附录一，《东里高氏家传世恩录》卷之二，诰命。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1321页。

③ 高拱：《病榻遗言》卷1，顾命纪事。

④ 《明穆宗实录》卷70，隆庆六年五月己酉。



张居正、高拱一起整顿朝纲，大干一番事业，以展宏图。当时明朝的痼疾是太监干政，高拱决心利用新君即位之际，扫除这一积弊，并取得了张居正的同意，让朝政一归于皇帝和内阁。举朝都认为以高拱之干练和勇于任事的精神，与张居正一起，必能使朝政焕然一新，成就明朝一个新的局面。谁知次辅张居正却另有打算，他认为这正是自己图谋进取的一个大好机会，于是急速暗中与宦官冯保勾结，哄骗说服了不谙政事的陈皇后和李贵妃，突然于隆庆六年（1572）六月十六日早晨召见内阁、五府、六部官员，宣布高拱企图专政擅权，把朝廷威福都抢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遂将高拱罢免，即日驱逐离京。举朝官员为之愕然，不知所措。张居正由次辅一跃而为首辅，旬日之间，明朝的政局全面翻盘，完全违背了穆宗临终时的顾命嘱托。从此，张居正便和冯保、朱翊钧的生母李贵妃结成了一个铁三角同盟，明朝的历史便向另一个方向发展了。这是隆万之际第一个戏剧性的变化，这个变化的幕后导演是张居正，而冯保和李贵妃不过是导演安排的不同角色而已。排斥了高拱之后，张居正便外以首辅的地位，内和宦官冯保相密结，独揽朝政，开启了他的万历新政。假如按照穆宗顾命遗诏，高拱和张居正共同辅佐朱翊钧，明朝的历史可能是另一番场景，其结局可能比张居正的万历新政更好，至少不会发生张居正死后人亡政息这一大反复，这就是历史的不同选择。

张居正和他的万历新政，在明代历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当时新继位的万历皇帝朱翊钧只有十岁，张居正以帝师的身份对他的教育进行了精心的安排，一切国家政务，阅览章奏进行票拟，都由张居正一人包办，万历皇帝只是按形式画押认可。李太后（朱翊钧即位后李贵妃升为太后）也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张居正身上，一是希望张居正能把她的儿子培养成一个好皇帝；二是希望张居正替她的儿子把国事处理好，直到她的儿子长大亲政能做一个贤明的皇帝。对张居正而言，





他既然背叛了穆宗的顾命嘱托，又出卖了高拱，他想得到的东西都得到了，权倾朝野，所以他便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他设想的万历新政方面，希望用他新政的功绩掩盖和淡化他往昔背信弃义的行为。但历史总是按照自身的客观逻辑发展，它不大顾及人们的个人感情。

从隆庆六年（1572）六月十六日张居正排挤掉高拱到万历十年（1582）六月张居正病死，这十年间，他对万历皇帝母子可以说竭尽全力效犬马之劳，忠心不二，所以李太后和年轻的万历皇帝对张居正也是恩礼有加，言听计从，无限信赖，口称“元辅张先生”而不言名，封爵至左柱国加太师、中极殿大学士，增岁禄二百石，荫一子锦衣指挥僉事进同知^①，远远超过穆宗对高拱的加勋，有明一代大臣受勋无过之者。但是在张居正死后不久，万历皇帝于万历十一年（1583）三月突然翻脸，说张居正结党营私，欺骗了他，剥夺了张居正生前的一切官爵，还派官员去江陵抄没了他的家，发下诏旨说：“本当斫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追论。”^②这就是说，本来最受惠于张居正的人却起来反对张居正，昔日的恩师元辅今日变成了罪臣。这是万历朝第二个戏剧性的变化，其中的因果关系很值得研究。凡事有因必有果，因果律是一条不可改变的逻辑规律，对于张居正其人的改革及其历史结局，也应该按照这个原则来研究。人是一个整体，他的任何思想和行为，都是这个整体的表现，无论是功还是过，都来源于这个整体，决不能把他分割开来。近些年某些研究者为了强调古为今用，让古人替今人说话，用古事附会今事，以便为今事找合理的理论根据，对于古事则摘其所要，尽情发挥，使古事失去了本来面目。一些学者往往引用意大利学者克罗狄的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就大错而特错了，好像历史可以任人随意涂抹，以适应自己的现实需要。一切历史著作，

① 《明史》卷213，张居正传。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下同。

② 《明神宗实录》卷152，万历十二年八月丙辰。



固然反映了当代研究者的观点，但这并不能改变历史事件本身，对同一历史事实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正确的解释只有一种，即符合或接近历史事件本身，历史只有真实才对人们有用处；被扭曲或被曲解的历史只能把人们引向认识的误区，迷失方向。有鉴于此，这本小册子的目的就在于按照张居正其人和他改革的目的来研究张居正的改革，恢复他的本来面目，看看能否取得一些新的认识，以便我们能正确理解这一段历史。



帝国暮色

张居正与万历新政



目录

1/ 引 论

1/ 第一章 张居正其人——外儒内法

13/ 第二章 排斥高拱和王大臣事件

29/ 第三章 万历皇帝的老师和忠臣

43/ 第四章 考成法与万历初年的改革

48/ 第一节 整饬吏治与排斥异己

54/ 第二节 节约开支和追讨逋赋

62/ 第三节 清丈土地与推行一条鞭法

73/ 第四节 整顿驿递与巩固边防



85/ 第五章 打击反对派与夺情风波

99/ 第六章 文化专制主义

113/ 第七章 张居正之死与人亡政息

135/ 第八章 张居正改革的经验教训

145/ 附录

145/ 善恶并陈，以史为鉴

150/ 《通鉴直解》的编纂与张居正的政治思想

159/ 张居正与《诗经直解》

165/ 后记

帝国暮色

张居正与万历新政



**第一章 张居正其人
——外儒内法**



张居正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明湖广江陵（今湖北江陵）人，祖上原系明代军户，祖父张镇曾在分封于荆州的辽王府当护卫，叔祖父张钺为郡庠生，父亲张文明是一名秀才，连考七次乡试而未中，可见张居正的家庭虽属中下层，但也有一定的文化传统。他少年时非常聪明，五岁时入塾读书即能背诵课文，十岁时即粗通六经大义，还能做文章，

十二岁到荆州考中秀才，名列第一，号为神童。十六岁考中举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二十三岁时中进士，改选庶吉士，受到馆师翰林院掌院学士徐阶的赏识。嘉靖二十八年（1549）散馆，授翰林院编修，正七品，按学历相当于现在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任副教授。这对于一个二十五岁的青年，可谓一帆风顺。由于太顺利了，所以他也很自负，随即向嘉靖皇帝上奏了《论时政疏》，表达了对当时朝政的看法，列举了当时朝政的五大弊病：宗室骄恣、庶官瘠旷、吏治因循、边备未修、财用大匮，并指出当时官场弊病的关键是“考课不严，名实不核”^①，对官吏的考察不严格，没有遵从名实相符的原则。但这个上奏本没有得到重视，在官场上他还无法崭露头角，又加上身体比较孱弱，便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告假回乡。当时礼部尚书徐阶已经入阁，他离京时曾对徐阶表示了他的期望，希望徐阶入阁后能有所作为。但是当

^① 《张太岳集》卷15，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万历刻本，1988年，下同。

